

Subject: 新疆的人種變異考

From: "T.T. Moh" <ttm@purdue.edu>

Date: 12/05/2016 01:54 PM

To: T T Moh <ttm@purdue.edu>

新疆的人種變異考

莫宗堅

近年來，新疆正值多事之秋，亂事漸起。新疆的人種複雜。本文引用中外史籍及近代科學研究，試論新疆人種及其變異，所謂「拋磚引玉」，願有識者見正。

0. 緒論

世界上的人種遷徙頻繁。近代大致有两种学说：（1）近代人类是各地古猿人分别进化的，例如「北京猿人」进化成黄种人，「爪哇猿人」进化成南島民族等等，（2）近代「出非洲说」。近代的智人是从非洲移民世界各地。近代生物學昌盛，對遗传物质的DNA部分及非DNA部分的研究，越来越支持才二类学说，即「出非洲说」。这是当世的显学，已成普遍真理，与我们在学校中，传授的「人类是各地古猿人分别进化演生的」大不相同。

现在已知，二十万年前（也可能有三万年的误差，可能十七万年前），才一批黑色与棕色的智人，离开非洲，进入欧、亚、澳洲，甚至可能到了南、北美洲。他们的出现，消灭了各地原始的、始石器时代的古猿人的后裔。他们以魚蝦蚌蛤为生。多居住水边。一部分智人，經過十几万年的演化、变异，膚色变浅。六万年前（也可能有一万年的误差，可能七万年前），才二批更开化的智人离开了非洲，走向全世界。他们一出非洲，遇到浅色的智人，混血后，膚色也变浅。他们是如今的黄、白种人的祖先。他们离开非洲时分成两拨，一拨沿喜马拉雅山麓东行，直取东南亚，演化成黄种人。这些黄种人分成两股，一股沿着亚洲东海岸北上，是东夷、百越的祖先，一股經緬甸、云南北上，沿着青藏高原的东沿，一直走到青海湖、甘肅一帶，是百濮、汉、羌、藏人的祖先。汉人的一支，沿着长江、黄河，奔流到海，与才一批移民的棕色民族进一步混血，遍佈中国大陆。如今的汉人，都有「胎记」，那是混血不匀的证据。这一股智人，五万年前，到达澳洲。另一拨出非洲的移民，到了中亚，然后分成两股，西边的一股，演化成白人，四万年前，走到中东、印度、欧洲。东边的一股，演化成黄种人，走到新疆、蒙古，与南来的黄种人结合，成为阿尔泰人。有的繼續遷徙，到达美洲，成为印第安人。才二批移民，以狩猎、採集为生，一万年前发明农业。他们空前富庶，人口大量增加。农业像野火一样，传遍了才二批移民的团体。农业移民，一往无前，遍佈全球。

才二批移民，给才一批移民，带来了弥天大禍。才一批的黑色民族，七千年前，还据有欧洲，当时白种人移入，逐渐领有欧洲，如今欧洲的古黑种人了无子遗。一万二千年前，苏美人进入巴比侖，发现当地的原住民是棕色民族。印度人进入印度半島，遇到的当地人是也是棕色民族，被印欧民族称为「贱民」。中国人发现来歷不明的「黑体卷髮」的崑崙奴。才一批移民的黑色民族已经绝种。才一批移民的棕色民族，大部分被才二批移民的黄、白移民征服而混血，只有少數遗民，可能是棕色民族的成份较多，例如日本北海道的「蝦夷人」，澳洲的「原居民」，印度安德曼群島的居民，存在於社会的边缘，另外一些偶而被发现的部落，又有时被当成「野人」部落，不时出现在报端。

其实，从生理学的观点看，所有人类都屬於同一種族，任何两个人的DNA相差不及万分之一。所有膚色、眼睛颜色的差異，僅是视觉上的皮相之见。现在所谓人種，最多是一種地理学的人種，不能算生物学的人種。

以上是全世界范围的人種分佈简要。我们只能说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，有权利居住在世界上任何地点。任何一部分人要「圈地」，把一大塊地画归某一民族私有，不准他人进来，都是不合理，不合法的。新疆的人种

纠纷，有一部分问题，也是有些人想「圈地」。這是違反科学常识的。不僅如此，這個「圈地主义」也是違反萬年以來，人類的历史知识的。本文要从人类的历史观点，谈论新疆的民族问题的源头与走势。

民族遷徙与地理环境關係很深，例如中国的山脈多南北走向，因此人員移动，多南北向。欧洲的山脈多东西走向，因此民族遷徙，也多东西向。

要讨论新疆的民族问题，要先了解新疆的地理。從地理環境言之，新疆可分為北疆準噶爾盆地，半乾燥的氣候，適合牧業。北疆東連蒙古高原，西連哈薩克草原，即北歐亞大陸大草原的一部分。歷史上，人來人往，變異極大。南疆塔里木盆地，氣候乾燥，有縱橫數千里的大沙漠，飛鳥絕跡，四周高山入雲，阻絕濕氣，僅賴高山雪水流下，形成小塊的綠洲，始有人居。南疆人種較穩定。東疆哈密及吐魯番盆地，是漢人出入新疆的路途，農業尚可。千年爭戰，古跡最多，民族雜居。維吾爾人是後來者，其中陳跡可尋。中部是遼瀾的天山山脈，天山古稱白山，大塊滂溥，延綿國外。

以下我们分成几个时间段落，讨论新疆民族的来龙去脈。

一。遠古時期（漢朝已前）：希臘人、印度人、東伊朗人、蒙古人、漢人

漢文古史是人類的重要遺產。根据古史，周穆王駕八駿，遊行天下。他去了西方的崑崙山，在玉山上，會見了「西王母」。西王母是何許人？據說她是「戴勝豹尾」（見「山海經」）。「戴勝」是說她的首飾，「豹尾」是什麼意思？這是說來話長。

在古代，要團結一个民族先要團結它的鬼神。例如，古希臘的城邦，各自供奉了不同的神靈，於是先要講故事，把眾神靈們串成一家親，久而久之，大家都相信了，那希臘也就成形了。在東亞，漢人的辦法也類似，所有黃種人的祖先神靈都是一家親，都是黃帝子孫。這種說法後來出了問題，異民族（白種人）闖入了黃種人的世界，怎麼解說異民族的來源？第一個出現的是犬戎，它顛覆了西周。按照「搜神記」，它是漢公主與靈犬所生，所以是半人半獸。希臘故事中，異族也是半人半獸，如半人半羊的 Satyr，半人半馬的 Centaur。在中國古史所有黃帝子孫都是黃種人，所有半人半獸都是白種人。西王母有個豹尾，極可能是白種人。根据「山海經」，中国西北方住了白民。

除了古書，近代考古也有收穫。在商代王后的「婦好墓」裡，我們發現了 750 片「和田玉」，證明了在遠古時期，中原與南疆已有商貿來往。

過去數千年，東疆、南疆氣候乾燥，古代遺物保存良好，乾尸四、五百具，有樓蘭美女、營盤乾尸等等。人種有印歐、東亞。最奇特的是營盤乾尸的葬法，竟然是希臘式的：黃髮、頭載布製假面具，額角貼上金箔。又，木板上的「吐火羅」語遺文，竟然是「絲語系」，與希臘語同宗。當然，我們應該用 DNA 的方法，進一步研究。另外，据「史記」，在北疆伊犁河谷有紅髮深目的印歐人種的烏孫人。据「漢書」，中亞人種是「深目多鬚」，有許多塞種人。

南疆的原始居民極可能是黃種的中亞人或羌人。後來從中亞有幾波移民浪潮：第一批是印歐人西移及東移。公元前二千五百年，在中亞裏海附近游牧的印歐人，大舉向東移動。其中大部份人，改道向南，通過阿富汗，進入印度，成為今天的印度人。其中小部份人，繼續向東，進入南疆，定居下來。「後漢書」的作者見過印度僧人，因稱南疆的一些居民為「釋種」，即釋迦牟尼種，即印度人。近代在和田（古于闐）附近的丹丹烏里克發現的「公主侍女圖」，它的人物也明顯是一些印度人。古梵文也稱「雪山之北」（即西藏之北，即南疆），住了一些神人。

第二批是伊朗人南下、西移及東移。白種人進入中東、歐洲。一時，東伊朗人遍佈中亞，及南疆及東疆，建立了不少古國。西域（南疆及東疆）三十六國，不少是東伊朗人（塞種人，Saka）的國家，例如東漢時，南疆西部強國「莎車」，可能是塞種國。莎車可能是 Saka 的譯音。第三批是很久以後，突厥種人西移。總之，我們可以暫時認為，古時新疆有相當多的印歐人、東伊朗人、漢人、匈奴人。據西伯利亞匈奴貴族墓的研究，匈奴人略似今日的蒙古人而又不全同。史記與漢書說：「匈奴乃

夏后氏之苗裔」，是黃帝子孫，因此是黃種人。

公元前四世紀，亞歷山大大帝率領希臘大軍，橫跨伊朗，通過阿富汗，直抵「大宛國」（Sogdian，今 Fergana，在烏茲別克斯坦，後稱「拔汗那」）的家門口，距離南疆四百多公里處，築苦盞城（Khujand）。以後，佛家要傳佛教於「希臘世界」，應指這些地方，而不是指遠在西歐的希臘。後來唐朝的玄奘法師在中亞與南疆西部都發現了有歐洲人特徵的「碧睛」部落（大唐西域記），可能是太古希臘遺民，或亞歷山大大軍後人。

二。從漢到唐（公元前一世紀到九世紀）——萬里絲路

漢朝開邊，設立了河西四郡，又在吐魯番的柳中、南疆的伊循城駐軍屯田，又派武師將軍攻打大宛，取「汗血寶馬」，改良騎兵，加強軍備。結果是成就了萬里絲路。就象一條最後一段不通的公路一樣，空空盪盪，渺無人行。一旦通車，立刻車水馬龍，像用魔術一樣，點化了一個繁華世界。唐時，河西四郡，富甲天下，用絲路上的商稅，維持了西部兵團（唐書）。但是，絲路並不是一條大道，而是由網狀的小路組成。大致可分為北路、中路、南路。很少人從一頭走到另一頭，大都是從一站，運貨到下一站，然後轉手。這樣走走停停，從西到東，運送了寶石、黃金、珍禽、異獸，從東到西，運送了紙張、火藥、絲綢、瓷器。這是東西交通要道，影響深遠。

後漢時，班超以龜茲（今庫車）為基地，管轄整個南疆、東疆。這一千多年，從大局看，南疆、東疆沒什麼大事，當然免不了的，列國紛爭，血流成河。但是，絲路的交通，帶來了人種的複雜化，宗教信仰的多樣化，佛教、景教、祆教（拜火教）、摩尼教等等，所在多有。佛教是最流行的。所拜的佛像，有的像印度人，有的像漢人。大致說來，南疆南沿，崑崙山腳下，是印度人的天下，南疆北沿的西部，天山腳下，是東伊朗人的天下，東疆是東伊朗人與漢人居多，「梁書」說高昌國（即吐魯番）人，「面貌類高麗」與漢人相似。北疆的人種多變，你來我往。漢朝以假公主出嫁的紅髮深目的烏孫人，後來西遷而不知所終。這很可能是歐亞北部大草原上，民族遷徙的常態。

通過南疆，印度與東亞的交流增加了。自然的，絲路也分出一支，南抵印度。在後漢以後的魏晉南北朝時代，中國進入了大譯佛經時代。在當時書籍極度稀少的情形，中國從南疆取得了許多梵本與胡本的佛經。可以看出，佛教普及，梵本與胡本佛經並非稀有之物。梵本自然是古印度文，根據後來的「唐書」，南疆的有些小國，「文字同婆羅門」（即梵文）也有些國家用「旁行書」。那麼梵本與胡本都有了着落，胡本即旁行書，某種歐洲古文字，或東伊朗文。

父是印度貴族的龜茲國師，母是龜茲王妹的鳩摩羅什，把許多南疆的梵文（古印度文）佛經，翻譯成漢文。鳩摩羅什成了中國的四大譯師之首，漢文佛經也與斯里蘭卡的巴利文佛經，同為世界瑰寶。許多漢族僧人也西行求法，留學印度。其中最有名的是晉朝的法顯（佛國記）與唐朝的玄奘（大唐西域記）。玄奘先到高昌國（今吐魯番），國王在王宮夜候他來，一路經過南疆、塔吉克斯坦（按：Tajik即「大食」，原為突厥種人對伊朗人的稱呼。如今譯成塔吉克人）、阿富汗到印度。令人驚異的是，玄奘一路言語無礙，不須通譯。極可能是玄奘懂得梵文，旅行、留學都無問題。這也旁證南疆有許多印度人。玄奘回程時，沿崑崙山腳而行，那兒山裡住了些隱士，據玄奘說他們來自印度。

北匈奴人被漢兵戰敗西去，鮮卑、拓跋部衆南下，蒙古草原遂空。從北歐亞大草原，移入一個小部落，突厥。他們傳說是人與神狼的混種，因此是半人半獸，因此是印歐人。後來他們發展成一個強大的民族。

與此同時，在草原上出現了一群無組織的牧民，逐水草而居。南北朝的「敕勒歌」：

敕勒川，陰山下。
天似穹廬，籠蓋四野。
天蒼蒼，野茫茫。
風吹草低見牛羊。

這是他們生活的寫照。好景不常，突厥人暴虐，殺了他們幾百個領袖，於是他們組織起來，成立了新的民族：回紇。它對後世大有影響，是畏兀兒

人（維吾爾人）的祖先。

唐兵與突厥爭戰，得回紇之助，突厥敗走西去，但是，唐朝爭戰西方，多用歸順的突厥騎兵。當唐朝勢力退出中亞、新疆以後，此事促進那些地方的突厥化（後來，成吉思汗西征時，一個幾百戶的突厥小部落，避蒙古軍鋒，從中亞東部，一直逃到東羅馬的邊境，即今日的土耳其，沿途融入多量的歐洲人與中東人的血緣，僅有10%左右原始突厥人的遺傳，成為現代的土耳其人。現代已不存在更純種的突厥人。與此對照，十年前，以為已絕滅的四萬年前的古人Neandertal，現在證明，在現代人類身上，有3%的遺傳）戰敗後，突厥離開蒙古草原，此地遂空。於是回紇人（畏兀兒人）領有了蒙古草原。從唐太宗到唐玄宗，回紇四代附屬於唐。

回紇人的祖先是誰？換言之，回紇人的人種是什麼？唐書與舊唐書都說：其先匈奴與高車。匈奴是黃種人，高車是印歐人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。有些學者認為他們明顯是黃種人，這是有三條根據的：（1）在甘肅與湖南的兩支回紇人（現稱維吾爾人）與漢人無異。（2）在吐魯番遺留的回紇人自畫像的多幅「仕女圖」，與唐人仕女圖無異。（3）據「資治通鑑」唐紀四十一，代宗大曆十四年（779年）有：「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，各服其服。無得效華人。」因為回紇人只要改變服裝，根本與漢人無別，為了分辨內外，所以不准回紇人穿漢服。

在「多桑蒙古史」（原文是法文，現有馮承鈞大師的中譯本）裡，有童話式及神話式的畏兀兒開國史及移民史。畏兀兒原意是「同盟輔助之人」，因為有一戰爭中，他們擔任了這個任務，取得這個稱號。他們的先王是從樹幹中出來的，立國於和林（靠近蒙古首都烏倫巴托）。他們信仰薩滿教，與蒙古人同。後來改信摩尼教。立國後，即征服全世界，直到無人區。後來經過多少世代，鳥獸與嬰孩都發出：「行，行」的聲音，於是全族移民。在新地方居住不久，鳥獸與嬰孩又都發出：「行，行」的聲音，於是全族又移民。最後定居於別失八里（即火州，今吐魯番），改信佛教。

漢文古史唐書與舊唐書的記載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在安史之亂時，唐朝向回紇、吐蕃、大食借兵滅寇。後來回紇又多次出兵，幫助唐朝，收復兩京，肅清河北，以此取得大量物資及擄掠中原人口。但是好景不長，在各地的回紇人，暴虐各民族，被戛吉斯人所滅，回紇人四散，僅餘北庭（北疆）及甘州（今甘肅省）兩塊。北庭的回紇人又失去北庭，南下取西州（吐魯番）及輪台，是為西州回鶻（回紇人自行改名為回鶻）。回鶻人與西州當地的印歐人及漢人混血，成了當今的東疆人。西州回鶻國弱，從政治舞台上消失。以後，他們與唐的邊州從事玉、馬貿易。可以看出，西州回鶻壟斷了南疆西部與中原的交通，因此壟斷了玉石生意。他們再次出現，改名為畏兀兒人。現代的甘州回紇人的後裔，自稱為純種畏兀兒人，或黃種畏兀兒人。另有一支畏兀兒人，居住於湖南桃源，與漢人無異。

三。從十世紀到十七世紀

由於絲路的作用，南疆與中亞的連繫增加了，民族的來往頻繁了。絲路帶來了大量財富。東伊朗人與定居的突厥種人（烏茲別克人）建設了百萬人口的世界級大都會如木鹿（Marv, Mary），塔什干（Tashkent）等。

西方的伊斯蘭教已興起了。伊斯蘭的字義是「和平的歸附阿拉（上帝）」。「十世紀時，黑汗汗國取得合什合爾（今喀什），改宗伊斯蘭教，與佛教基地和田，幾經交鋒，在失去合什合爾以後，得到中亞伊斯蘭教援軍，轉敗為勝，時在1006年。這是伊斯蘭教在南疆與東疆傳播之始。伊斯蘭教在南疆與東疆，由神秘主義教派（Sufism）為前鋒，逐漸取代佛教。南疆與東疆的佛教遺跡正向我們訴說了當年的事故。

世事多變，堅如生鐵的遼人，被女真族的金人所滅。遼國王族的耶律大石，帶隊西行逃跑。他在北疆與各部落會盟，然後帶着盟軍進攻中亞，建立「西遼」（即黑契丹），又回頭取得合什合爾（今喀什）、兀丹（今和田）及別失八里（今吐魯番）。於是，畏兀兒做了西遼人的附庸。金人興盛了一陣子，蒙古人起來了。畏兀兒的「亦都護」（國王）殺了西遼的監國，去朝見成吉思汗，要「作成吉思汗的第五個兒子」（蒙古秘史）。成吉思汗答應了，並以公主下嫁。但是兩人到死也未成婚（多桑蒙古

史)。畏兀兒跟隨成吉思汗去攻打西遼，事成而回，做了蒙古人的附庸。

畏兀兒人崇信佛教，「畏兀兒人」與「佛教徒」是同義字。一個非畏兀兒人的佛教徒，往往被稱為畏兀兒人。畏兀兒文是一種拼音文字，可以用它書寫蒙古語，好幾代蒙古王朝，用畏兀兒文為官定文字。

當時的察合台汗國統治中亞及南疆、東疆，伊兒汗國統治伊朗，兩汗國的蒙古統治者都從佛教改宗當地居民信奉的伊斯蘭教。就如同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改宗基督教。這件大事，反過來影響了南疆居民的信仰。於是，伊斯蘭教鞏固了在南疆及東疆（畏兀兒）發展。

當蒙古汗王貴由逝世，蒙古政權從三太子窩闊台系的貴由汗轉到四太子拖雷系的蒙哥汗，這是一場宮庭政變。蒙哥汗取得政權後，誅殺貴由汗的皇后，然後全國清洗貴由餘黨，波及畏兀兒的亦都護（國王）。誣陷的罪名是陰謀聚斂伊斯蘭教徒，因此違反了蒙古保護宗教的政策，處罰是由他的弟弟當衆行刑處死他，然後繼承為亦都護。可以看出，當時東疆已有不少的伊斯蘭教教徒。當馬可波羅旅行經過南疆的合什合爾（今喀什），發現當地有許多回教的清真寺及景教（Nestorian）教堂。

成吉思汗西征，是殘猛的蒙古牧民，率領殘猛的突厥牧民血洗中亞，等到東伊朗人及定居的突厥種人，收拾殘破，重建家園，野蠻的牧民又大肆搶劫。於是東伊朗人逐漸退入山區。這是一個逐漸的過程。據「清史稿」，大宛後稱浩罕國，中有一城安集延，他們的語言是「帕爾西」，可能是 Persian 的漢譯，那麼他們可能就是東伊朗人了。今天那塊地方，已經在史大林時期盡歸烏茲別克斯坦。道光與同治時，兩次南疆起事，都是他們引發的。突厥種人稱伊朗人為大食（即塔吉克 Tajik）。伊朗人東移，一部份聚居，現在南疆有塔吉克自治縣，就是由他們組成。緊靠着南疆的是「塔吉克斯坦」（應譯為大食國）也是由他們組成。這些東伊朗人也傳播了伊斯蘭教。

經過二千年的爭戰，到清初為止，新疆基本上的變化如次：從漢朝的北匈奴，到成吉思汗時的乃蠻，蒙古人居多數，佔統治地位，滲雜了一些高加索人。明朝時，北疆蒙古人是「瓦剌」部，曾大舉進攻北京，沿途俘虜了明朝皇帝（土木堡之變），結果在北京城下，被明軍砲隊殲滅大半，逃回北疆。明軍砲火厲害，在明、清交戰時，清兵不能入關，後來尚可喜、耿精忠帶了明軍砲隊，登陸遼東，投靠清人，成為清兵的「烏真哈超」部隊，才扭轉戰局。尚、耿封王。到了清朝，「瓦剌」寫成「衛特拉」，換湯不換藥。東疆由蒙古人統治，居民是畏兀兒人、蒙古人、漢人及他們的混血。明朝初立，東疆、南疆是由中亞的察合台汗國（蒙古人）統治，察合台汗國亡後，分成幾個小蒙古汗國。南疆居民是印度人、東伊朗人、高加索遺民、漢人及他們的混血。

四。從第十七世紀到現在

根據「清史稿」的記載，東疆已經伊斯蘭化，成為「回回國」。北疆是衛特拉部，多次攻打喀爾喀（外蒙古），青海等地。康熙曾多次率軍與衛特拉作戰，隨軍的大詩人納蘭性德寫道：

「萬帳穹廬人醉，星影搖搖欲墜」，

令人神馳當年。清軍曾經佔領了烏魯木齊，不久又退走。乾隆時，清軍才佔領了北疆，發生了一次大屠殺事件：「輝特」是衛特拉四部之一，輝特戰敗，被清兵俘虜，乾隆帝「命盡誅丁壯，以女口賞喀爾喀（外蒙古）」。這樣的狠招，北疆空曠，千里無人，漢人勢力進入，成立烏魯木齊等漢人城市，衛特拉從此降伏，不復反矣。有一種錯誤的說法：烏魯木齊是回人建設的，後來漢人搶去了。其實完全不是那回事。這次屠殺的後果是新疆局勢發生根本的變化：原先是北疆強盛，統制南疆，有藏傳佛教的蒙古族人，東疆有回教的維吾爾人，南疆有回教教眾。此後北疆的佛教的蒙古族人破滅，漢人移入，1800 年，漢人已北疆的主體，佔全疆人口三分之一，南疆的回民移入北疆，特別是古烏孫地的伊犁河谷，回教大盛，幾及全疆。

破滅北疆以後，接着，將軍兆惠在畏兀兒人的協助下，接着進攻回疆（南疆），擊敗和卓（Khoja 聖裔）霍集占（Burhan-ud-din），取得整個回疆。當時，世界上的回教，早已分裂成傳統派（Sunni 遜尼派）及聖裔派（Shia 或 Shiite 什葉派），互相仇殺，而以傳統派居多數。聖裔派的大本營是伊朗及伊拉克。霍集占號稱聖裔，即默哈默德的直系子孫，可能有阿拉

伯人的血統（唐朝安、史之亂後，黑衣大食派兵援助唐朝，進入中國，一些西北的回民有阿拉伯血緣）。霍集占率領的回兵，應是聖裔派的。大部份回教徒應該是傳統派的，並未參戰。清廷取得南疆後，禁止漢人在南疆定居。

中亞居住了東伊朗人、蒙古人、突厥種人。其中東伊朗人士從事工商業。從西向東的行商是東伊朗人（大食人），浩罕國（古大宛）是他們的聚居地。在清朝出現了兩次「回亂」，一次是道光六年，由霍集占之孫張格爾（Jahangir）從浩罕國侵入生亂，是所謂「纏回」（即纏頭的聖裔派回教徒），楊遇春帶兵平亂。第二次是同治三年，西北的回族造反，阿古伯（Yaqub Beg）從安集延（浩罕）出發，侵入南疆，引起南疆，以致於整個西北的大亂，左宗棠帶兵平亂。時人有詩：

大將西征尚未還，湖湘子弟滿天山，
新栽楊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風渡玉關。

左將軍全用湘軍，綏靖全疆。接着，新疆建省，統一原本各自分治的北疆、南疆及東疆。這點對後世的影響很大，引起了一些無謂的糾紛，少數南疆居民，以維吾爾人的名義，要求以漢人居多數的北疆及東疆的主權。當然，近代海運興起，絲路廢棄不用，新疆從東西樞紐，變成歐亞大陸的荒野內地，重要性一落千丈。

在1921年布哈拉(Bukhara)會議，史大林依據蘇聯國內的政治須要，要蘇聯學者定下維吾爾的名詞。到1934年，統治新疆的盛世才使用了這個名詞，一直沿用至今。史大林的意思，似乎是講同一種語言，就是同一族人。準此，美國講英文的，都是同族了。古今中外，有許多錯誤的名稱；例如，美洲土著被稱為印度人（Indian）。蒙古人認為中華大地上，住了契丹人，俄羅斯人也跟着學，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在俄文是契丹人民共和國。另一方面，蒙古人不容易說羅斯，所以加了一個開口的聲音，俄，成了俄羅斯，我們有時候却把羅斯簡化掉，竟成了俄（例如俄國、俄文），於是，羅斯人竟成了俄國人！認為南疆的回教居民全是同一民族的「維吾爾」，可能是一個誤會。

在1933年，盛世才統治新疆時，北疆與蘇聯接境處，成立「東突厥共和國」，但是新疆境內突厥人不多，突厥種人也只有哈薩克牧民，南疆也跟着起事，回族的馬家軍堅守喀什。次年事變結束。十年後，伊犁也成立了「東突厥共和國」，蘇聯一不支持就失敗了。

在1960、1970年代，中、蘇分裂，蘇聯在布哈拉(Bukhara)成立電台，鼓吹新疆獨立，或併入蘇聯。1960年代，數萬哈薩克牧民，從新疆衝過中、蘇國境綫，到達蘇聯。這可能是蘇聯鼓動的成效，這也可能是哈薩克牧民，歷年來往兩邊遊牧，不願遵守人為的國境綫罷了。後來，中國用蘇軍在阿富汗的行為，向中亞廣播，反制蘇聯的宣傳。

現代的新疆的北疆有農業、石化工業、牧業。北疆是以漢人為主體，極北端有哈薩克牧民及蒙古牧民，烏魯木齊等大城市有南疆來的鄉村移民。東疆有畏兀兒人，但是以漢人為主體。南疆的天山腳下，遍設屯墾的「新疆建設兵團」，屯田戍邊，南疆東部有漢族與各少數民族混居。南疆西部有眾多的少數民族，各有來歷，現代混稱「畏兀兒」（維吾爾）人。

五 總結

在人種學上，維吾爾人（回紇人）可能是突厥種人的一支，也可能是黃種人，或者是當地各民族的混血，這點並無定論。就像漢人是蒙古種人的一支。除非瘋子，沒有人會在漢人群中，倡言恢復蒙古帝國。無論如何，回紇人（畏兀兒人、維吾爾人）是突厥人的傳統敵人，也不會是「東突厥」的自然支持者，在回紇人中，提倡東突厥，是十分瘋狂。何況什麼是維吾爾人，還是一個無定論的命題。史大林的意見，盛世才的命名，並無人種學的根據。何況南疆人普遍抗拒這個標幟，一般南疆人寧願自稱是某地人，例如和田人、喀什人、庫車人。東突厥共和國不是問題。目前新疆的問題，主要是宗教的問題，而不是民族的問題。

東疆有維吾爾人的混血，與南疆西部的人種差異太大了，南疆西部的眾多少數民族中，有些人極似伊朗人，也有些人有印歐人的遺傳。現代科學研究，已知和田人有60%的印歐人血緣，40%的東亞人血緣。全體南疆人有52%的印歐人血緣，48%的東亞人血緣。東疆的維吾爾人有47%印歐人血緣，53%的東亞人血緣。這些數據是進一步研究的基石。古人的DNA可

以鑽齒取得。所以，族裔的傳承，也一目了然。這樣我們可以解決一些歷史學與人種學的問題。我們也可以確定史大林是不是一個人種學家。

整個新疆人口約有二千二百萬人，維吾爾人有 43% (1800 年有 60 %)，漢人有 41% (1800 年有 33%，300 年增加 8%)，其餘是蒙古人等少數民族。

其實說來，「新絲道」（歐亞大鐵路）是頭等大事。歐亞大鐵路已在北疆的阿拉善山口接軌，已連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，相當於絲道北路。但是絲道南路呢？這是南疆繁榮昌盛的根本大事。應該爭取沿着古絲道，建成南疆鐵路，再從喀什連到塔吉克斯坦（Tajikstan）的首都Dushanbe。只有絲道南路建成，才有望恢復南疆的歷史盛況。

中國現行的族裔制，即把全國人民划分成五十六族，已經過時，為了全國各民族的團結，應該取消。在能取消族裔制之前，應該在全國範圍內，鼓勵民族融合，如目前在新疆施行的辦法。同時應該實行歷朝歷代的良法：「避籍制」，即任何人都不能在出生地當官。

從長期看，全球的人口流動越來越快，種族逐漸混合。歷年爭戰，血流成河，解決不了任何問題。最後能生存與發展的種族，就是那些最能利用自然環境與保存自然環境的種族。一直到一七五0年，二千年的爭戰，沒有改變新疆。近世漢人帶着比較現代化的農業與工業進入北疆，才改變了北疆，如今已有北疆人口之大半了。如此潮流，無人能抗。種族主義與民族國家早已過時。什麼時代了，還能說這塊土地是我私有的，你們都別碰！這是說不過去的。

全球人類逐漸融合成茶色的新人類。十萬年來，在各地分散走失的親人們，將再次會面歡聚。在未來，那有什麼漢人或真、假畏兀兒人呢！？全球開發是大勢，浩浩湯湯，無可敵禦。

Sent from my iPad